

北极苍狼◎著

警方追踪，撒下天网，疏而不漏
作家追踪，人变恶魔，轨迹呈现

人间正气，激浊扬清！

放眼芸芸众生，思量人生搏击，你可正路而行？

追踪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警方追踪，撒下天网，疏而不漏
作家追踪，人变恶魔，轨迹呈现

北极苍狼◎著

追踪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踪 / 北极苍狼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55-0272-4

I. ①追…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564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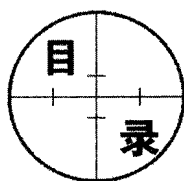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追踪

作 者	北极苍狼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272-4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 引 子 / 001
- 一 雨夜血案 / 005
- 二 短兵相接 / 015
- 三 突破防线 / 027
- 四 不劳而获 / 034
- 五 雨夜出动 / 046
- 六 冲冠一怒 / 053
- 七 黑河寒秋 / 070
- 八 命运多舛 / 089
- 九 捉奸在床 / 110
- 十 垂死挣扎 / 121
- 十一 前有辙印 / 137
- 十二 受雇杀人 / 149
- 十三 再赚一个 / 176
- 十四 北京血案 / 190
- 十五 三人成虎 / 208
- 十六 远方之路(上) / 230
- 十七 远方之路(下) / 247

引 子

我做新闻记者的时候，拍摄过死囚执行现场。但是，离得很远，并不靠前。拍得再仔细，播出的新闻也不能特写那场面，毕竟那是剥夺生命的瞬间，尽管那恶魔曾经肆无忌惮，甚至是肆无忌惮地剥夺善良者的生命。死刑，是对恶者的警醒。最后的瞬间，枪口前，恶者往往也还原成了人。

我总是哀怜着生命的脆弱，哀怜着生命的飘忽，不忍看那最后一刻生命如何就融于了空气。也许，苍天也有着与我相同的情感，我到过的死囚执行现场，天从来都是阴的，空气湿漉漉的。

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今天的身份是一位作家，在大案侦破进入尾声的时候，刑警队长毛东健约我一同追寻魔踪，他完成着刑侦意义上的追踪，我完成着灵魂意义上的追踪。于是，我出现在了这儿。而他，在大案告破并画上句号的今天，特别是此刻，几乎成了我的陪伴者。

深秋了，野草枯黄。北方的这座城市，好像延迟着一天的喧嚣，等待着那几声枪响。这大案别说在金牛了，其实早已经轰动全国。前来观看的足有上万人，看恶魔的伏法，正义的伸张。十一条人命，在恶魔爪下丧失，是恶魔自己疯狂着，把自己送到了这里，送到了正义的枪口前。正义的枪口前他们还原成为了人吗？

人群骚动，囚车驶来，前后武警重兵押解，可以说是风驰电掣，瞬间，到了近前。

第一辆囚车打开，下来了首犯曹志达。也许是脚镣绊了一下，他一个趔趄，随即站稳，扫视着黑压压的人群，忽然间，好像他也成了观众似的。曹志达身材魁伟，浓眉大眼，相貌堂堂。通常就被喊做了大曹，或曹大个。毛东健说这人比警察还像警察。但是，他却是这个犯下十一条人命的犯罪团伙的首犯。

第二辆囚车打开，下来了肖远方。他沉稳地走着，目光搜寻着，很快，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接。我的身旁，有省城陆军总院的人在等候。肖远方在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我得以会见肖远方，他通过我表达了他的意愿——在被执



行死刑后捐献出自己的器官。但是，他要在刑场上完成签字手续。

“我想让人们看到我的悔过。”肖远方面对着人群大声地说。

“快去。”我向陆军总院的人说。呼啦一下，我们就走上前去。

“肖远方，没有改变主意吧？”我问。

就在这个时候，第三辆囚车的门打开，犯罪团伙的第三号人物石寒秋从车上下来了，他单膝跪在了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曹志达瞧见了，冷笑地道：“老三，瞧你那熊样！站起来！”后三字，厉声。

石寒秋和曹志达、肖远方比起来，很单薄，甚至有着那么点文弱的意思。他吃力地站起，面对着秋野，怆然地喊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

文件放在了肖远方的面前，笔递向了他。石寒秋的跌倒，曹志达的声嘶力竭，石寒秋的哀叹，让他分了下神。他哀伤地叹了口气，接过了笔，目光才开始在文件上聚焦，嘟囔了句：“哦，就是肾啊。”就签了字，然后他把笔搁置在文件上，目光望向了前路，霎时他已是眼泪奔涌。

“走！”武警行刑指挥员发出指令。

镣铐声声，三人前行。

“肖远方，你还想说点什么？”我跟随着他高喊。

肖远方回头看了我一眼，一边前行一边高喊：“来世做人！”那是带着哭腔的悲喊。

毛东健拉了我胳膊一下：“快，跟我走。”

我们快步赶上了三位死囚。我不时地拿数码相机抓拍着。

“你们三个，还想说点什么吗？”毛东健喊，仿佛他侦破这大案的最后一个目的就是寻找人性。

曹志达轻蔑地说：“他们俩不是我的朋友，除了杀人在一起杀，许多事儿都是肖远方的主意，他忏悔什么？”显然，他对肖远方最后关头的表现不满意，甚至憎恨。显然他知道肖远方在狱中写忏悔笔记的事。“这是你们破案快，不然我会把我认为该杀的人都收拾掉，决不手软！”他脸上的横肉抽动着，咬牙切齿。那些话，是说给肖远方和石寒秋听的。

肖远方倒是平静了下来：“我知道，从你们抓住我的那天起，我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之所以写下反映我人生轨迹的文字，是因为我内心还残留着那点儿人性。良知告诉我，应该给社会留下点儿值得参考的东西。我已经把我的、我们哥几个的思想动态和如何走向歧途的过程都记录得非常真实，我希望给予人们警示。”他望了眼前面的曹志达，轻蔑地说：“刚跟曹志达

接触的时候我管他叫大哥，在后来接触的过程中，他逐渐把他的阴暗面显现了出来，我改成叫他大个。在我们被抓之前，曹志达为了保存自己，想杀人灭口。他让我杀石寒秋，我没有动手。那个时候，如果我把老三杀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已经警觉。”他的声音沙哑，“我对不起家人，我就希望以我的死来洗刷给家人带来的耻辱。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要用血的代价来偿还！我没有给家人写信，也没有遗书。父亲见到这些东西会增加痛苦，会长久地痛苦。对于被处以极刑，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不死，我的心理压力也难以承受，我愿意以血谢罪！”

“石寒秋，你呢？”毛东健问。

石寒秋惨白着脸，停下了脚步：“说啥？没啥可说的！我走过的路，后悔也没有用，我认命！我这个人对亲人和朋友相当好，讲义气。有的事我不愿意做，但是哥们儿一场，赶上了，我还能不动手？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义气型的，最后也死在义气上。”也许是他知道记者们想听到他说什么，忽然来了逆反心理：“如果有来生，我还要报复，我要杀贪官污吏！”声音尖细，滑稽可笑。最后关头，他倒是也标了新立了异。

我说：“可是你杀的都是平民百姓啊！”

“我、我对不起他们了！”石寒秋喊着快步追向同伴。可能是看在毛东健的面子上，他的停顿被宽容。

当枪举起的时候，我转身面对了人群，越过人群，我仰望阴霾的天空。忽然我听到声嘶力竭的喊声：“云啊，我找你去了！”枪声并不清脆，枪声也湿漉漉的。那呼喊，由石寒秋发出，喊得我心中一悸。石寒秋，曾经的文学青年，曾经的《槐河文学》的编辑。

“毛队，我们走吧。”我说。

我让毛东健上了我的沙漠风暴，他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

“等人群散一散我们再走吧。”我说着递给了他一支香烟。“剩下的，就是肖远方的狱中笔记了，尽快给我弄出复印件来。”

“肖远方，可惜了。”毛东健喟然，望向行刑的方向。

“是。”我应着。

当然我也想到了曹志达，我不知道新闻中会不会提到他曾经是金牛市的十大青年企业家之一；更想到肖远方，曾经的好学生，曾梦想着成为画家，他们怎么就非得要做恶魔呢？



下午，我在我的办公室浏览网站上的新闻，三个死囚最后关头的特写照片再一次把我带到了那刑场——曹志达的嚣张，肖远方万般的不甘，石寒秋凄厉的呼喊，湿漉漉的早晨，湿漉漉的枪声。这时刑警队队长毛东健来了，将一摞复印出来的材料放到了我的面前，说：“这些，对于作家，应该是宝贝，绝对是宝贝。”

沉甸甸的一摞，是肖远方留给这个社会的几十万字的狱中笔记。几十万字的死囚犯狱中笔记，有魔鬼的踪迹。

我的身份其实是双重的，新闻记者、作家。做新闻记者的时候，我和毛东健就熟了。那时毛东健是副队长，也是队长的爱将，后来队长被提拔了，就鼎力推荐毛东健接替了自己的队长职位。

有一天，毛东健突然在路上截下我。他说：“大作家啊，看到你我想起看守所关着的一个犯人，一个犯了大案的要犯，他想写一部书，而且正在写。适当的时候，我领你见他。他写的那些东西，会让你看到一个人变成魔鬼的踪迹。”毛东健表情严肃。

“魔踪？有点意思。”我若有所思。

“我也正在追踪，追寻魔鬼的踪迹。现在不能多谈，保持联络。”对于经常接触大案要案的刑警队长毛东健来说，他更想探寻罪犯们人性蜕变的过程。

毛东健就这么着，把我拉了进来，我成为了他的编外队友，一同探访魔鬼的踪迹。

在案件终结之后，我可以以一位作家的身份走进金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一庭调阅档案。庭长接待了我，安排属下提供卷宗，我用数码相机一页一页地拍那些卷宗，我不想摘抄，我不能确定当时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以后是不是真的就不重要。蛛丝马迹，可能透露出天机。

我的追踪，首先自各色的笔迹起，辅以照片，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情境之中，魔影幢幢。

一 雨夜血案

曹志达犯罪团伙浮出水面,缘于“四二八”血案。那是一个纯净的雨夜里发生的血案,蓝马物流三人被枪杀。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多钟,旺城区域的公路,一辆中天物流个体运输车奔往山海关方向。整个东北南去的车辆,都要经过旺城区域的公路到山海关,因而,那里的公路总是被车碾得滚烫。还好,上半夜下了阵濛濛细雨,给那路降了温。也许是下雨的缘故,影响视野,车速不能太快,好多跑长途的车或在沿途城市或就在高速公路旁的旅店歇着了,这一夜的行车少了许多。这会儿,雨也歇了,湿润的公路反射着车灯的光,夜显得很纯净。

中天物流司机马宝玉讲述:“我发现一辆运输车停在了路旁,但没看到站在路边撒尿的人,也没看到有人在修车。在高速公路上,你要是看到路边停了车,往往就会看到车旁有人撒尿的或是修车。没看到这些,我心里就有些嘀咕,而且那车牌号是咱金牛的,瞅着还有些熟悉。就在要从那车旁经过的时候,我发现那车是开发区蓝马物流的,因为那车驾驶员一侧的车门上写着‘蓝马物流’。我是中天物流的,都是物流的,在路上碰面是经常的事,我们若在汽车旅店碰上了就打招呼,吃喝在一起,有时还打打麻将。我停了车,想看清开车的是谁,可是我看不到人。我停了车,和我一块的李东才朝那车喊:‘咋回事?’没人应。我跟李东才说:‘去看看。’”

李东才讲述:“我就过去看。司机的座位没人,副驾驶座位和后排的座位有人好像睡觉的样子。我挺奇怪,车窗是摇下的,虽然天是暖和的,可只有在行路的时候我们才喜欢摇下车窗,让视野更开阔些,也让人精神些;可要是睡觉,就不对劲了,非着凉不可。‘咋回事?’我向里边再喊,没人应,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时我的头发就立了起来,感觉不妙。我进了驾驶室,认出副驾驶座位上的那人是马文亮,不光是熟悉,我们还打过麻将呢。我想去拨拉拨拉他,可是碰到了黏黏糊糊的东西,直感就是血,而且还有着那么点热乎。我跳下车向马宝玉喊:‘是马文亮他们!他们出事啦!’马宝玉立即跳下了车,奔了过来,



问我：‘咋啦？’”

马宝玉讲述：“我究竟是当过兵的人——汽车兵，比李东才胆子大。我进了驾驶室，摸到了也看到了马文亮前胸的血，探他的鼻息，倒是没感到他在喘气。我把他背下了车，奔向我的车，李东才开了驾驶室后排座位的车门，帮着我把马文亮弄了上去。我又奔回，把后排座位的那人，也是认识的，叫乌寒，把他也背了下来，放在我们这车后面的座位上。我说：‘赶紧送医院抢救，兴许有救。’我也不管什么高速公路不高速公路了，调头逆行。因为刚过旺城路段的出入口，那就到旺城的医院抢救吧。到了收费口那就有俩交警上前拦住了车，我说前边发生命案，我是救人的！交警上车看到了马文亮和乌寒的样子，俩交警上了后面的座位，让我开车，在车上交警报了案。我开车，交警让李东才陈述案情。交警做了向导，我们很快找到了医院。我背一个，交警背了一个，奔向急救室。不一会，医生就出来了，说人早已死亡。天亮了的时候，来了刑警，我们看到王和的尸体也被送进了太平间。刑警在高速公路的路基下发现了王和的尸体。”

法医鉴定：三人均是遭遇枪击死亡，死于颅脑和脊髓严重损伤。现场发现了猎枪子弹弹壳。马文亮的上衣兜没有发现财物丢失，不像抢劫。那么，是仇杀？

旺城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张成亲自带人奔往金牛市，出现在毛东健的面前。案发地在旺城，这案子的侦破任务当然归了旺城刑警队。通报了案情后，毛东健派人协助。侦破的主要方向：仇杀。

旺城警方在境内公路沿线加大了打击车匪路霸的力度，试图捕捉到制造这起凶杀案的元凶，或者寻找到线索。但是，关于“四二八”血案，仍然了无头绪。

排查被害人的社会关系。一个叫夏海洋的人进入了警察的视野。他曾经和被害人王和发生过冲突，缘于王和的狗强奸了夏海洋的狗。难道这就是引发血案的导火索？

王和养了只松狮，公的；夏海洋养了只金毛巡回犬，母的。两家住得不远，但相互并不熟悉。这天晚饭后，两人都出去遛狗，两人的狗都没有狗链牵在主人的手中。松狮瞧见了金毛巡回犬，当时就精神了，兴奋了，现出了雄狮的风范，连叫一声都没有，就直扑了过去。金毛巡回犬一看，来了个大块头，呆愣了下，转身就逃，松狮嗖的从夏海洋身边追过，而且很快追上了金毛巡回犬，扑在了那犬的身上，昂然地就进入。这情景把个满大街的人都看呆了，王和也张

大了嘴呆愣。

我的狗被强奸啦！夏海洋反应了过来，奔了过去，飞起一脚把松狮踢飞，松狮在地上滚了好几圈，发出了连声的惨叫。那一脚啊，简直就是踢在了王和的心口窝！王和奔了过去，到了夏海洋近前就是一个通天炮，当时夏海洋鼻子就出血了。王和还骂呢：“他娘的，狗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啊！”这一拳把夏海洋打得有点懵，但随即缓过神来，立即和王和厮打在一起，金毛巡回犬冲上来在王和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松狮呢，就去咬金毛巡回犬。这个热闹啊，人和人打，狗和狗咬，两只狗都金毛，金毛横飞。

就在这时，110 警车驾到。被喝止的两人爬起来，首先去抚摸自己的狗，夏海洋一瘸一瘸的，唤着：“哈里，过来。”王和唤着：“总统，过来。”把警察逗得哭笑不得。

夏海洋，开歌厅的，身旁倒是有些混混。但查来查去，夏海洋还是被排除了嫌疑。

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旺城警方的人。他们在研讨案情时，把毛东健请了来，就在那次会上，毛东健提出案件的起因会不会是行业竞争？而正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旺城刑警队队长张成皱着眉头，瞪着眼睛，眼珠上翻，对于大家的发言似乎根本就没听，他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那一个幽深的思维之中。

大家的目光最终都落在了张成那儿。他也终于发现大家的目光都在了他那儿。他拍案而起：“我们简直是猪脑！哦，对不起，我张成简直是猪脑！有一个不对劲的地方被我们忽略了：三位被害人，乌寒有手机，王和有手机，而马文亮没手机！一个经常跑长途的人怎么会没有手机！寻着这个点给我查！这可是很常规的一个细节啊！”张成简直气急败坏。

马文亮当然有手机，警方弄到了他的移动手机号，案发前的手机通话清单被调了出来。案发前一天的下午五时有一个手机号挂进，机主是曹志达。协助办案的金牛市刑警队侦查员杨洪生兴奋了，说：“这人有可能！”

曹志达，一个金牛警方非常熟悉的人！而且，叫你觉得此人完全有可能做下此案！叫你想到毛东健的那个分析。曹志达，也有一个车队，搞运输的车队，他是不是要跻身于物流这个行当？

金牛市的电厂扩建，需要大量石子，这活本来被金牛的一位女老板杜子兰给包下了。但是，电厂门口突然出现了别人的大货，运着石子。电厂的人看不是杜老板的车，拒收。那几辆大货就堵在了那儿，杜子兰的车无法进入。



电厂的人被纠缠：“我们曹哥可是想跟你们交朋友的，不就是也想给电厂做点贡献嘛，咋啦？不行啊？”上前的人光头，脑袋出奇的大，是和曹志达混在一起的，叫肖远方，又叫肖老二。

“可是我们跟杜子兰签有合同啊，别人的石子我们收了就是违约。”

“不就是杜姐嘛，她吃干的，我们喝口粥她还不让啊？她十多辆大货呢，我们就这三辆送。”

杜子兰跟杨洪生熟悉，就向他求助。可是，当杨洪生赶过去的时候，曹志达送的石子已经被电厂收下，曹志达的大货已经离去。杜子兰给杨洪生挂来电话，说算了吧，曹志达生意不好，也是被逼的，别弄得太僵。杨洪生就明白，曹志达和杜子兰通话了，咋说的，不知道，反正杜子兰是妥协了。

电厂收石子的人一下班，就被等候在那儿的曹志达的人拉上了面包车，说是曹哥宴请。而后，电厂的工地就出现了曹志达的车队，哪是就三辆啊。

原来曹志达给杜子兰来了电话，一口一个杜姐的，说是他要交这个杜姐，要是杜姐就是不愿意交他这个兄弟，他也是没办法的。杜子兰知道他手下是有那么一拨人，她也不愿意为难电厂的人，知道电厂的人也是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得罪曹志达的。杜子兰没办法只好同意曹志达往电厂送石子。

有一天，杨洪生和侦察员孔德飞前往三川市的监狱提审一个犯人，完成任务后回金牛。杨洪生开着辆桑塔纳，还是在三川市地域的时候，前方一辆五十铃货车引起了他的注意。副驾驶座位上的孔德飞，也身子前倾，盯着那辆大货。车上的毡布被风吹开，露出两辆大摩托。货车也可疑，新喷过漆，脏车常常这样伪装。

杨洪生和孔德飞交换下眼神，意思那车有问题，想扣住那车。但是，杨洪生说：“到金牛地界再动手，要是弄不住，也好接应。”他们俩就忽远忽近地跟着那车。当然不能进入市区行动。当那辆大货临近市区，杨洪生一踩油门，桑塔纳就窜了上去，别在了大货的前面，大货司机直接喇叭。杨洪生将桑塔纳打了横，和孔德飞下了车，连喊带比划地让大货停下。大货忽然停下了，就见那开车的和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人跳下车撒腿便跑，一西一东分头飞跑。

大案告破后警方才知道，就在杨洪生和孔德飞分头追撵那逃走的两人时，车上下来个人，稳稳当当地下来一个人——曹志达。他稍稍地站了会儿，往前溜达了几步，看了眼那辆打横的警车，还闪了下开着警车逃走的念头。这时，过来辆出租车，曹志达摆了摆手，便上车进入金牛市区。

跑的两人一个没逮着。杨洪生开着警车,孔德飞开那大货,俩人回了刑警队。

在结案后我的采访中,杨洪生说:“假如确切知道追撵的是杀人犯,我们是不会让那两个家伙跑掉的,可以鸣枪示警,再不站下就可以向目标开枪。可是,当时这些都不能做。目标性质不明,不敢妄自行动。”

我乐了:“是啊,人家看到的是刑场,你看到的只是疑似案犯,那奔跑的劲头当然不一样啦。”

就在杨洪生、孔德飞向毛东健汇报到三川市提审犯人的情况和路遇可疑车辆的时候,有人进来通报曹志达来了,来要车,就要刚才开来的那辆大货。别看警察以为那车如何如何的,人家却自己来了,来要车。

毛东健望着两位属下,两位属下面面相觑。毛东健摆手,让两位属下去处理。俩人一出了毛队的办公室,就看到曹志达在走廊晃呢。曹志达看到杨洪生就迎了上来:“杨哥。”

“你,要车?”杨洪生问。

“我的车我咋不要?”

“屋里说。”杨洪生进了审讯嫌疑犯的屋,指了下被审讯者坐的那凳:“你坐这儿。”

“你把我当成啥人了啊?让我坐这儿。”

杨洪生在审讯者坐的座位上坐下,孔德飞也一同坐在了那儿。杨洪生盯视着曹志达:“你说你是啥人?你自己说。”

“我……我啥人?我……我要我的车!”曹志达硬气得有点心虚。

“你的车?”

“我的车!”

“你的车有鬼吗?”

“我的车有什么鬼!”

“没鬼车上的人见着警察就跑!”

“你们凶神恶煞的谁见着不怕!”

“是吗?……你让你的那两个手下到这儿来,完了再说。”

“我可不知道他们敢不敢来见你们,我也不能把他们绑来。”

“不见着那两个人,那你这车就先搁这儿吧。”



“这车是我的，总不能就总放这儿吧？”

“见不着人，我们就只好先审查审查这车了。”杨洪生笑咪咪地说。

“这他妈的啥事啊！”曹志达想要横。

杨洪生心里头恼火，回自己的办公室沏了杯茶，端着回来了。审讯室的门半开着，刚到门口就听到曹志达在屋里嚣张呢。

孔德飞：“你得把你的那两个手下找来，接受调查，不能你在这说啥就是啥。”

曹志达：“你瞅你那熊样儿，你把衣服脱了我砸不死你！还我给你找，你他娘的也太不把我曹志达当回事了！”

孔德飞一拍桌子：“坐下！你拿这当幼儿园呢？”

曹志达更近地俯向孔德飞，两手拄着桌子：“要不你打我？”

杨洪生进了屋，他是真想把手中的那杯热茶砸向曹志达，就砸在他的脑袋上。杨洪生把杯子放在了桌上，曹志达的手离开了桌，向杨洪生笑。杨洪生一把抓住曹志达的衣领：“你是棍儿怎么着？你要支棱你现在就支棱我陪你！你以为警察都是尿裤子的手？你骂我们，你要什么啊？你还要要下去吗？小孔，给他铐上！”杨洪生把曹志达推得靠了墙，大块头对大块头。

孔德飞拿着手铐就奔了上来，曹志达把手往背后藏：“杨哥，别呀，别呀。”

杨洪生一个绊子将曹志达撂倒，麻利地将曹志达的一个胳膊背在了后面，曹志达发出杀猪般的喊声：“打人啦！打人啦！”孔德飞麻利地把曹志达的两手铐在了一起。喊声引来了些刑警看。杨洪生被毛东健找了去，毛队指令：“折腾他没用，查车。”

杨洪生回到审讯室的时候，曹志达已经爬了起来，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大眼珠子仇恨着。杨洪生向孔德飞一摆手：“把他铐暖气管上。”

孔德飞就又拿了副手铐，一头铐在了先前的那副手铐上，再拉着另一头铐在了暖气管上。

杨洪生：“要是想交代什么，喊一声。”

曹志达：“我要告你们！”

杨洪生和孔德飞搜查那辆大货，他们在车座下发现三把剔骨刀、两套两端拴有木棒的绿色尼龙绳、女性长筒袜和短袜、胶带纸。这些东西全都是抢劫杀人的常用工具！剔骨刀能用来干什么就不用说了。尼龙绳两端拴有木棒，可用来勒人脖子，特别是在抢车时对付司机更为有效。长尼龙袜可以套在头上蒙面，短袜可以用来堵被害人的嘴，胶带纸也可用来封嘴。

就在杨洪生、孔德飞忙活着的时候，曹志达突然窜到了院子里，朝杨洪生喊：“我要告你们！”杨洪生吃了一惊，说：“他咋出来了？”跳下车，一把攥住铐着两手的手铐，那手铐还正常拷着，敢情连接暖气管的手铐被弄断了。杨洪生把那完好的手铐向上一提，曹志达哎哟哎哟地叫，佝偻着腰，被带到了审讯室，再一次被铐到了暖气管上。

杨洪生、孔德飞回到审讯室，曹志达被从暖气管上解下，坐在那个他不愿意坐的座位上。还是杨洪生审讯，孔德飞记录。杨洪生面带微笑，目光却逼视着曹志达，目光和目光较量。

曹志达背靠着墙，避开了杨洪生的目光：“大哥你有啥话就说吧。”曹志达十分不自在。

“你车座下的尼龙绳怎么回事儿？”杨洪生突然发问。

曹志达的眼神中飘忽了一下惊愕，只是飘忽了一下，仿佛不假思索就回答了：“抬电瓶用的。”

“袜子怎么回事儿？”

“我老婆买的。”

“胶带纸？”

“粘车的，车不严实，用它粘车。”

“刀？”

“市场上随便买的，我看便宜就随便买了几把。我在车队那儿养了些猪，有时我们自己杀。”

曹志达不看杨洪生，有问就有答。

杨洪生打量着曹志达，曹志达知道自己被审视着呢，仰首看棚顶，脸上透着轻蔑。

听了杨洪生的汇报，毛东健指令：对搜出的器具做法医鉴定，曹志达拘留。

杨洪生，交警出身，但就是愿意当刑警，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实现这一梦想的机会。有次接到命令协助刑警在市区东部立交桥下堵截一犯罪嫌疑人，结果那辆车还真就出现了，刑警还没来得及赶到，只有杨洪生和几名交警。杨洪生示意那车停车，那车不停，想要闯过去。那可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车要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杨洪生猛地窜了上去，跳上了踏板，拉开了车门就进了驾驶室。嫌疑犯被突然窜进驾驶室的这一个大块头吓住了，慌乱中车



撞向了路边的树，杨洪生和嫌疑犯都撞在了前玻璃上，都是头破血流，杨洪生的半个身子撞出了前玻璃外，和嫌疑犯一块被送进了医院。

公安局领导、刑警队领导和交警大队领导到医院看望杨洪生，杨洪生笑咪咪地跟局领导说：“我当刑警贴边吧？”别看他人高马大，可眼睛小，这一笑眼睛都没了。公安局领导就说了：“贴边，相当贴边。”毛东健当时是刑警队的副队长，他就直跟自己的头交换了下眼神。当时的刑警队长就说了：“这样的人不做刑警啥人做刑警。”结果，杨洪生一出院就到刑警队报了到。

鉴定结果证明不了那些器具用来做过案。

“曹志达敢于来要车，也是有备而来啊。”毛东健说，随后他下令：“放人，放车。”紧接着补了句：“这人以后给我盯着点。”

杨洪生前往拘留所送达指令。他向走出拘留所的曹志达说：“这次出去，希望你别怀什么侥幸心理，合法经营，谁也不会干涉你。要是再撞我枪口上，再进来，你可就出不去了！”

“大哥，不能啊。”曹志达嬉皮笑脸。

出了拘留所的曹志达直接就跑到了市人大常委会，满走廊地咆哮：“我找主任，我要找你们主任，我要告刑警队非法拘禁！”

杨洪生、孔德飞奉令赶往，一见杨洪生的面，曹志达有些怯。杨洪生也不废话，拿出手铐就把曹志达反剪双臂铐上了，说：“告状可以，有这么告的吗？”

“非法拘禁了啊！非法拘禁了啊！”曹志达嚎叫。

曹志达又被拘了一天，还是杨洪生送达指令。这回出来的曹志达有点蔫。

“还去人大吗？要去，我送你下。”杨洪生笑咪咪。

曹志达瞅了眼杨洪生，没好气地说：“免啦。”

“你的那货车可以开走了。”

“那我还是坐你的车吧。”曹志达说。

曹志达弃车而来的时候，杨洪生指了下副驾驶座位：“你坐那儿，别坐我后面，我怕你拿绳勒我啊。”

曹志达，十三岁辍学接触社会。二十二岁时，因犯故意伤害人罪被判刑六年，刑满释放后从事个体运输。复杂的阅历，使其具有犯罪经验和反侦察能力，并以私营企业家身份，疏通了黑白两道关系。

从那次被拘留以后，曹志达一见着杨洪生就大哥长大哥短的。杨洪生心

里明白：其实这家伙恨不得把他宰了！

白沙湾开发区的金牛新港，吊车正在从志达运输公司的货车上往下卸集装箱，曹志达的运输公司就叫志达运输公司。这时，一名工人没有将集装箱捆好，致使吊装时脱落，惊心动魄脱落下来，幸好没砸着人，只是箱体损坏。曹志达在场，缓过神来的他奔上前来一脚踢去，把那工人给踢飞了起来，人落了地，再上前踢，那工人开始是呻吟而后便是惨叫。港口方在场的头儿喝止曹志达，而且让手下上前控制住曹志达。港口的人把受伤工人送到了医院，住了院。

港口方愿意承担货物的损失，但是曹志达打伤了人，这事他得担着。港口让一位工人与曹志达交涉。但志达运输公司的人仍然没有出现在医院，也没有谋求和住院工人接触。住院工人的家属听说曹志达比较惧怕杨洪生，就找杨洪生。

杨洪生带着孔德飞到了志达运输公司，市区东部的一个院落，原先是一个煤场，没有怎么整治的地面，还残留着煤的痕迹。院落空旷，显然车辆都在外呢，只有一辆大货停放在院内，有人在修。角落中，还有两辆报废了的大货的骨架，锈迹斑斑。办公的地儿，就一幢二层小楼，灰头土脸的，还是在原始资金积累阶段，就这印象。

“哦，杨哥，杨哥。”二楼，曹志达蒲扇般的手伸向杨洪生。

杨洪生瞅都没瞅那手便和孔德飞在老板台前的沙发落了座，杨洪生眯缝着眼睛打量曹志达：“你嚣张啊，打了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曹志达做出一愣的神情，眨巴着眼睛。

“你是让我们带人走还是带钱走？”

“他妈的……”

“别骂人，我听着火，你就说我们是把你带走还是带你的钱走？”

“多少？”曹志达艰难地说出这两字。

“两万。”

“他们想……”

“你说行不？咱别废话。”杨洪生摆手。

“也就看你杨哥的面子了。”曹志达吩咐财务拿来了两万现金。

其实挂个电话让那工人家属来取就完了，但是杨洪生驱车奔往白沙湾开发区的医院，亲自给送去。路上孔德飞说：“杨哥，人家家属那意思能要个七千八千的就行了，你也够黑啊，一下子两万。”